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五十三回 孫兵部領旨查庫 包待制驚主伸冤

這一天，龐國丈排下酒筵，差家丁請至孫兵部。國丈開言道：“賢婿，不想此事愈弄愈糟了。但楊宗保、狄青二畜，斷斷不能容留，你今奉旨復查倉庫，我特備酒餞行，你一到邊關，須要見機而為，算計二賊，也須彌縫破綻，免被包黑賊放刁才好。”孫秀道：“有勞泰山大人費心，小婿至關，定然在意，設法雪報弟仇。”言罷，用宴已畢。次日孫秀離京，親友眾官送行。包公趨近呼道：“孫大人，你今奉旨到邊關，須要秉公著力而行，權奸囑托行私，你切不可依從，倘存私作弊，下官定然秉公處理。”孫秀道：“包大人，你太多心了！此行那有旁人唆囑徇私，我此去定必秉公，不負君恩。”包公道：“如此方好。”

不表孫秀離卻汴京，且說是日天子設朝，包公主殿謝君賜宴。天子道：“包卿賑濟未完，速宜打點登程，免使萬民懸望。”包公道：“臣還有一樁國家大事，也要理明，方往陳州。”君王道：“包卿還有何重大事情？且奏知寡人。”龐太師巴不能包公早早動身，不啻拔去眼中釘，即出班奏道：“臣有奏。”仁宗一想，國丈真乃多管閒賬。只得問道：“龐卿，你有何本奏？”他道：“臣奏非為別故，無非為國保民，今陳州賑濟未完，包拯中途不往，萬民仍不免饑寒苦楚，望乞我主不要留他在朝。若說朝中有事，有何難處，自有多少朝臣可辦，伏乞陛下準奏。”君王聽了，正要開言復問，包公接言道：“這是一件天大之事，上乾天子，下於人民，即臣身受陛下隆恩，亦不能為陛下諱失察之愆。”當時眾文武大臣聽了此言，心內懷疑不定。君王急道：“包卿，是何大事，即速細奏分明。”包公道：“今陛下不是真天子，故臣要理論分明。”仁宗聽了，不覺詫異，兩旁文武大臣更是驚駭。龐國丈即出班俯伏奏道：“包拯仰叨聖上隆恩，不思報答，反敢戲謔君王，冒瀆天顏，不敬莫大於此。乞陛下將他正法，以為慢君者戒。”嘉祐君王道：“龐卿平身！”

天子雖然不悅，但想到包公，為官日久，一向無錯元差，丹心梗直之臣，何故發此戲言？便呼道：“包卿，寡人這天子緣何非真，你且奏明。”包公道：“陛下，若還說得出憑據，方是真的。”君王聽了，微曬道：“包卿，朕是君，你是臣，緣何臣與君討憑據！寡人臨禦已有七八載，在朝多是先王舊臣，並無一人說朕是假的。包卿何故發此戲言？”包公道：“陛下若是真天子，定有憑據。”君王道：“這玉璽不足為憑？”包公道：“陛下既接領江山，豈無印璽，這算不得為憑。只問陛下龍體有何記認，才是真憑據。”君王微曬道：“此語包卿說來真奇，要討憑據猶可，緣何又討寡人身上之憑？若問朕身上之憑，只掌中有兩印紋‘山河’二字，足中央也有‘社稷’兩字，可得為憑據否？”

包公聽了山河社稷，卻準對了李太後之言，即奏道：“陛下實乃真天子，只可惜宮中並無生身國母。”君王道：“包卿之言差矣！現今南清宮狄太後，是寡人生身母，安樂宮中劉太後，是寡人正嫡母。包卿妄言寡人無母，也該有罪。”包公道：“國母本有，只是不見了陛下生身國母。狄太後只生得潞花藩王。他並非陛下生身母，只可憐生母遠隔別方。”嘉祐王駭然，忙道：“包卿，你出言不明，令朕難以推測。既然明知寡人生身之母，何妨直說，緣何吞吞吐吐，欺侮寡人？”包公道：“只今郭槐老太監未知現在那宮？”君王道：“若問內監郭槐，現在永安宮靜養，卿何以問及於他？”包公道：“陛下要知生身國母，須召郭槐問他，便明白了。”天子聽了，愈覺離奇，想道：包拯說話蹊蹺，料此大事他斷非無中生有。又思道：南清宮狄母後，既非寡人生身，如何又冒認寡人為子，此事叫寡人難以推測。他又言郭槐內監得知，只有宣召郭槐來問明緣故。即傳知內侍往永安宮宣召郭槐去了。

天子又問：“包卿，既知此段情由，也須細細奏知根底。”包公道：“陛下，臣若奏出情由，即鐵石肝腸也令他墮淚。可憐陛下生身國母，屈居破寨，衣衫襤褸，垢面蓬頭，乞度光陰將二十載，苦得雙目失明。陛下身登九五，娘為乞丐，尊為天子，尚且孝養有虧，自然朝綱不立，屢出奸臣亂法。”嘉祐王聽了包公之言，色變神惶，叫道：“包卿，破寨之婦，你曾目擊否？”包公道：“臣若非目見查明，焉肯妄奏，以誣陛下？”天子道：“如此可細細奏明。”包公即將道經陳橋，被風吹落帽，疑有冤屈，因命役人捕風捉影，至郭海壽請去告狀，當日太後將十八載被屈破寨，長短情由，盡皆吐露等事一一奏明。並道：“太後言非臣不能代為伸冤。臣當時驚駭不小，不意拿落帽風，拿來此天大冤情，實乃千古奇案。臣思前十八年，臣官升開封府二載，尚未得預朝政，即火焚內官，臣亦不得而知。因此將信將疑，故又反潔他既知太子，即今現在那方？他自言，得寇宮女交陳琳送往八王府中，後聞養成長大，接位江山，當今天子即是吾親產太子。當時臣一再盤潔，他有何為證。他說，掌上印紋是‘山河’，足下有‘社稷’二字，回朝質問郭槐，可明十八年前冤抑。陛下請想，兒登九五之尊，享天下臣民之福，豈知生身母屈身卑賤苦楚之境，聞者如不傷心，非孝！見者如不惻然，非仁！若非郭海壽代養行孝，李娘娘早已命喪黃泉，身負沉冤，終難大白了。”

君王聞此奏言，嚇得手足如冰，呆呆坐在龍位，口也難開。兩旁文武官員，目定口呆，暗暗稱奇，未明真假。內有幾位大人想道：“十八年前，我們還未進位公卿。”有國丈想道：只怕是非涉及老夫，原來是朝廷內事很由，不於我事，我即心安了。

慢言殿上君臣語，先說曠天味法人。那郭槐乃劉太後得用之人，是以仁宗即位，太後即傳旨當今，加賜九錫。時年已八旬，奉旨在永安宮靜養，隨侍太監十六名，受享納福，其樂無窮。仗著太後娘娘勢力，人人趨奉，倘或官娥太監服侍不周，即靴尖打踢，踢死一人，猶如卒死一蟻，厲害無比，凶狠已極。人人對面，自然要逢迎九千歲，背後眾人咒罵，怨恨他不已，巴不得此凶早日滅亡。偏偏郭槐精神滿足，雖則八旬之人，健旺勝於少年，身體肥腴，生得兩耳扛肩，頭尖額闊，眉長一寸，鴛鴦眼，兩鬢半露，鶯哥尖鼻。多年安享於永安宮內，福壽雙全，快樂不異於神仙，即當今皇上也無此清閒之福。每日閒中無事，與劉太後下棋著雙陸，或撫琴弄瑟。

這一天，他正在安樂宮中與劉太後飲酒談心，忽聞內侍進來，報說聖上在殿上相宣。若是郭槐平日做人良善，結好上下，自然內侍官肯幫助些，說明李後陳橋之事，也可使郭槐早些打算如何脫身的計謀。只為他平日凶狠，故人人蓄恨。內侍今得此消息，心中大悅，恨不能將他早日根除，因此只說“萬歲旨宣”四字，並不提及別的機關。郭槐聽了冷笑道：“從來萬歲並不宣吾，今有什麼閒賬？咱家今日不得空，改天出殿也罷。”內侍暗想：萬歲爺都宣他不動，太覺狂妄自大了。只得去復旨，將此言稟知萬歲。天子聽了，龍顏發怒，可惱賤畜逆旨，即喚內侍道：“且再往宣，只說有國家大事，文武百官不能妥議，宣他上殿，做個主見，看事體如何？今天必要奉宣，再不許逆旨！”內侍領旨而去。若論君無戲言，只因當時郭槐不肯奉旨出殿，是以將他哄出殿來，這是事到其間，暫且從權。

當有內侍復至安樂宮道：“臣啟太公，萬歲爺有一國家大事，文武各大臣不能妥議，必得要老公公出殿，定個主見，萬歲爺在殿候久了。”郭槐聽了道：“厭煩得緊！咱家不喜出殿，何故兩次相宣？有何大事，別改一天也罷。”劉太後微笑道：“郭槐，當今既然兩次宣你，你若不往，豈不失君臣之禮？難免朝臣多話。”郭槐道：“娘娘，朝臣曾說我什麼來？”太後道：“只言君王宣不動，太覺狂妄欺主了。理上還該出見，以免朝臣多生是非。”郭槐冷笑道：“娘娘可知，滿朝文武誰敢言我一聲不是！”太後道：“你說那裏話來，雖然對面無人說，背後難免把你暗加批點。況國務非同小事，無人妥議，政令難行，當今宣你，定然說你年高智廣，有政同商，勸你再不可推辭。”郭槐聽了道：“娘娘既如此說，吾且走走何妨。”太後道：“出殿回來，吾還等候共宴。”郭槐允諾，叫左右扶他出殿，內監應諾，挽扶道：“九千歲慢些走。”太後道：“眾人且小心挽扶。”郭槐並非年老難行，只因身軀肥胖異常，若獨自行走，多有不便之故。

四名內監，綽綽拽拽，到了殿上，內侍先稟明萬歲，郭槐朝見畢，對君王道：“陛下在上，奴婢見駕。”君王道：“寡人宣你上殿，非為別故，只因內廷事有不明，故特宣你究明奇事。”郭槐道：“未知陛下內廷有何不白之事？”君王道：“只因十八年前，狸貓換主，火燒碧雲宮，何人為首，李太後如何被害，今已盡洩機關，你須將實事細細言明。”郭槐聽罷此語，嚇得目瞪口呆，想道：因何今天一時提及十餘年前之事？不知那個狗王八從中搗亂？但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，劉娘娘與咱家得知，餘外別無一人可曉。我

只推不知，幾句言語撇開便了。君王見他不語，即喝道：“郭槐，今日機謀盡露，還想隱諱不言？”郭槐道：“奴婢實不知什麼狸貓換主，大火燒宮，休來下問奴婢。孩子們，扶我進宮！”四名太監正待左右挽扶，有包公怒目圓睜，跑上金階，伸手當胸扭定，喝道：“郭槐慢些走！”郭槐喝道：“你這官兒，怎敢無禮！”

不知包公如何捉下郭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